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编 杨惠文注

同心出版社

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 编
杨惠文 注

同心出版社

(京)新登字2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世明言/(明)冯梦龙编. —北京:同心出版社,
1994.4

ISBN 7—80593—079—1

I. 喻… II. 冯… III.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590号

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编 杨惠文注

同心出版社

(北京东单西裱糊胡同34号 邮编:100734)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富家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20.25印张 500千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80593—079—1/I·007

定价:21.00元

前 言

“三言”，即《喻世明言》（初版时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年代稍晚一点的“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中国话本小说艺术的结晶和宝库，相比而言，“三言”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三言”的编选者冯梦龙是一位杰出的民间文学的整理者和研究家，也是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亦字子龙，号墨憨斋主人。吴县人。他生活的晚明社会思想比较活跃，文学出现了新思潮、新流派，产生了汤显祖这样的伟大作家。从文学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角度看，后起的话本小说、戏剧，以及随生随灭活跃在人民口头的山歌俗曲，比起传统的文士诗文，拥有更大范围的读者和听众，也更生动地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生活风貌和文化状况。冯梦龙一生对这些反映人民真声和真情的通俗文艺形式，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改写、增补了《平妖传》和《新列国志》等长篇章回小说；短篇则选编了“三言”，其中如《老门生三世报恩》，还是他自己的创作。他修订词谱，更定传奇剧本，《墨憨斋定本传奇》十种流传到了今天，其中《万事足》和《双雄记》也是他本人的作品。小说、戏剧而外，他编录了《挂枝儿》和《山歌》；旁及笑话和掌故，尚编纂有《情史》、《古今谭概》、《智囊》和《笑府》等等。从即将面世的今人编辑的《冯梦龙大全集》，读者们将能看到冯氏留下的丰

硕文学遗产。

相比较而言,冯氏文学活动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选编“三言”120篇通俗白话小说。这120篇约有一半是宋元旧本,另一半是明代人的新作,无论新旧,都经过冯梦龙或多或少的整理和加工。但不会如郑振铎氏所断言的,《醒世恒言》15篇明人作品都可能是冯氏本人创作的。从语言风格和叙事风格看,宁可说“三言”各篇基本上是宋元明三代不同的无名氏作者所作。鲁迅研究话本小说首推宋人的“市人小说”,那是说话人演说给普通军民听的,“虽亦间参训喻,然立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中国小说史略》)。元、明说话人和拟作话本文士,大体遵守着这个传统,而创作面拓宽了,从历史轶闻和笔记杂文中,选取各种各样的题材,推演发挥,编成故事,娱悦群众。传奇、志怪、讲史、公案之类,各种说话人的家法和路数都有。虽然只有120篇小说,却异态纷呈,无奇不有。它们是一定的故事内容和一定的艺术形式的结合,是七百年中形成的审美情趣的体现。

现代中国普通百姓泡一壶茶在书场中听说书或是在戏园子里听戏,大体和宋元明时代的普通人相去不远。要求有个动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听得出某种道理,借以寄托自己的感情,或者感奋,或者叹息,或者愤慨,“戏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完全没有意思,不给人任何感情上影响的东西,群众不会喜欢,也经不住历史的淘汰。应该承认,“三言”各篇,尽管内容有深浅,艺术成就有高低,却都是八大金刚,各有面目,引人入胜;而且许多篇是脍炙人口,流传广远的不可朽名篇。即使我们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远不同于宋元明时代了,但是非伦理观念也未必和以前的人截然不同。岳飞说不坏,秦桧说不好;损人利己不能叫人尊敬,助人为乐总还是崇高。所以说话人说些劝善惩恶,天道无私因果报应之谈,古人听得进去,

现代人也不一定都觉得可笑幼稚。“三言”的无名氏作者,本身就是普通人,是非伦理不谬于别人,他们口中所说笔下所写的,是一般群众乐意看乐意听的。功臣名相、孝子贤孙、正人君子、高人逸士、才子佳人、仁人志士、烈女节妇、义士豪侠,说得好,爱听;暴主昏君,奸邪恶佞、贪官污吏、流氓无赖、酒徒赌棍、江洋大盗、叛贼恶霸、骗子手、守财奴、败家子、马泊六、穷秀才、老学究,骚尼姑、贼道士,也说得好,也爱听。古往今来之事,三教九流之人,可恨可杀可憎可鄙可笑,可敬可爱可感可亲可怜。人心世道,都描绘得入情入理,是古代说话人熟悉生活的大本领。当然,这些无名氏作者受到历来圣经贤传、传统道德观的制约,一般不违背古训,但不尽然合乎今天的道德评价标准;比如《喻世明言》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为神》任珪的捉奸杀人,《醒世恒言》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后的殉节自杀,今天的读者就会觉得是不必要的残酷。这就是价值取向标准古今不同,“三言”中无疑有不少糟粕。但人性共同,写友谊、互助、奋斗和爱情追求的许多佳作,仍然会激动现代人的心,如《喻世明言》中的《吴保安弃家赎友》、《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诸篇。

中国古典小说产生很早,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多数不晚于《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人文主义的《十日谈》则在宋人话本之后;明代人的作品情节曲折,技巧已经十分成熟了。如果对中外古典作品作一比较,“三言”可说不单是中国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中的珍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篇什。读读异国风情的文学作品自然开拓眼界,十分必要,但终究隔着一层人文背景不同、文化心理不同的薄膜。“三言”是本土文化产品,不隔味,更有亲切感,数百年历久不衰不是偶然的。事实上,雅俗共赏,高层次低层次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得到艺术的满足。如果认为它们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东西,与

时俱去，不屑一顾，那大概和提倡吃主食面包不吃大饼馒头一样，只表明他不了解中国人的口味。

“三言”现存的最早刊本，是天许斋刊的《古今小说》，（刘）素明刊的《警世通言》，叶敬池刊的《醒世恒言》，现在均已有影印本。我们此次整理，即以影印本为底本。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整理时，一方面保留了原书的全部内容，包括原有的眉批；另一方面改用简体字排印，并作了必要的校订和注释。无论是校订还是注释，都尽可能吸取了近人的研究成果，这是应该声明并且向有关专家表示感谢的。

叙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数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韞玉违时，销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绋轂毳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

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绿天馆主人题

目 录

叙

第 一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35)
第 三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57)
第 四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73)
第 五 卷	穷马周遭际卖槌媪·····	(89)
第 六 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97)
第 七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107)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115)
第 九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129)
第 十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139)
第 十 一 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159)
第 十 二 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69)
第 十 三 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181)
第 十 四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97)
第 十 五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207)
第 十 六 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233)
第 十 七 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241)
第 十 八 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251)
第 十 九 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265)
第 二 十 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281)
第 二 十 一 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293)
第 二 十 二 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321)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351)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361)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379)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387)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399)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411)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423)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437)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453)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469)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481)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497)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507)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521)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547)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569)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585)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609)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1]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2]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3]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4]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5]，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6]，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7]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8]，可见果报不爽^[9]，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10]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11]，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

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12]，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13]，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题。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14]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殓之外，做些功德^[15]超度^[16]，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17]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18]，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19]，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20]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21]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22]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
卺^[23]花筵^[24]齐备。那美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
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25]，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26]。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27]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28]难赛。若比水月观音^[29]，一
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30]，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31]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32]，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

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33]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34]，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眉批〕好事写。

光阴荏苒，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35]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36]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37]，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38]。”〔眉批〕说着了。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做不保^[39]。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40]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41]，放爆竹，吃合家欢^[42]耍子^[43]。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

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44]。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分付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內；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45]，是瞎子卖卦的行头^[46]。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分付：唤在楼下坐启^[47]内坐着。讨他课钱^[48]，通陈^[49]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眉批]算命起课的误人不浅。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倒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50]，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51]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52]典铺中间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53]的百柱鬃帽^[54]，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55]，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儿